

雲南白描寫生集

李公



## 前 言

公主啊！

你是一颗灿烂的宝石，  
但愿我是一个银匠，  
把宝石镶在我的心上，  
.....

——引自傣族民间叙事长诗“葫芦信”——

美丽的云南边疆，特别是西双版纳，她就象一颗灿烂的宝石，吸引着画家。可是，对于她，究竟是猎奇那五光十色的外貌？还是象那虔诚的勐遮王子追求景真公主一样，把“宝石镶在我的心上”？两种不同的感情，将结出完全不同的艺术之果来。

袁运生同志正是把这颗“宝石”镶在了自己的心上。

他热情描绘她的外貌，更注重捕捉她的内美。他表现自己眼睛所见，更注重表现自己心中所感。为追求捕捉内在特点和形式美感的高度统一，他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他的画以强烈的个性和独特的美感使人耳目一新，把那些只会摹拟对象，泡制类乎照相作品的平庸画家远远地甩在后面。

画贵在立意。

王维说：“凡画，意在笔先。”

画家到生活当中去，不能只把自己当作一架记录“资料”的手制照相机，要有“情”，更要有“意”。不但每画一张画前要“立意”，更要紧的是，对你所描绘的这个地区的生活要有总的“立意”。这“意”，就是指通过你在生活中所见、所知、所想而得出的总感受、总形象。这是你的思想、感情和你表现生活独特手段的融合。有这个“意”和没有这个“意”是大不相同的，它将决定你表现生活的深度，画的个性和风格。

黄宾虹先生说：“穷天地之常理，窥自然之和谐，悟万物之生机，饱游饫看，冥思遐想，穷年累月，胸中自有神奇，造化自为我有。”

我们民族绘画传统最优秀的精神之一，就是在“立意”上的整体观念。“胸中自有神奇”、“造化自为我有”表达了我们的民族绘画表现生活高度的主动性和宏大的气魄。这是那种以摹拟为能事，只能做生活奴隶的学院派“绘画”所望尘莫及的。

运生同志是极重“立意”的。

他通过敏锐的观察和研究这个地区及其民族的历史、经济、生活方式、民族性格、民间艺术乃至审美观念，综合成自己在造型上的总感受、总形象：西双版纳，单纯而又丰富、高度和谐统一的线条世界；傣族，单纯、质朴而又独具线条美感的民族。

他以线造型。把追求单纯的美作为自己表现的着重点。这，也就决定了他的白描，特别是人物白描的独特面貌。

立意既定，画贵表现。

摹拟对象的人仅仅追求“形似”，而表现对象，则要“以形写神”。所谓“神”，一指要捕捉到对象的本质特点；二指作者要用自己的精神和感情赋予对象以独特的艺术生命。造型，要通过夸张、变形、取舍来揭示对象的内美，表现对象的本质特点；而用笔，则要通过线的感情和力量来表现作者的艺术生命。

故唐人张彦远云：“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

运生同志努力追求“以形写神”，他的白描写生在艺术表现上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个性中求共性；

二、单纯中求丰富。

看一看运生笔下的傣族妇女形象。

她们单纯得象洁玉，呈现出一种雕刻般造型的美。而构成形象的线，宛如一曲曲优美的旋律，使我们

强烈地感受到傣族妇女所独有的那种和谐和韵味。

单纯，既表现为傣族女性格的美，也是形式的美，这两者的统一，是运生这批写生在教学上的发光之处。

一个民族的大形象，亦即共性，不是概念简单的重复，而是寓于每一个活生生的具体形象之中。那少女的稚朴、纯真；劳动者的壮实、敦厚；老米涛的饱经风霜……形象的个性又无不跃然纸上。她们共同的单纯美是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具有强烈特点的民族大形象与丰富具体的个体形象的统一，就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印象。

作为形式美感，单纯美，这是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而用极简练的用笔表现出极丰富的感觉，也是中国传统绘画在表现上的极高追求。

运生同志在追求造型的整体单纯感方面是颇费匠心的。

首先是在观察上的整体观念。运生无论表现单一的或繁杂的对象，一张画都是当作一个整的形象来看待的。布局上的取舍、剪裁；写形上的夸张、变形；空白、疏密的处置；用笔的变化统一；无不服从于一个“整”字。所谓“神仪在心”、“全马在胸”。而后凝思聚想，一气呵成。故运生白描虽是宏幅巨制，却能气贯意连，结构严谨，用笔松动，栩栩如生。这种表现上的硬功夫，确非一日之寒。

在造型上，整体的单纯与细节的丰富具体又是构成对立统一的形式美感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张画整体上要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同时又须耐看。细节的具体、严谨是构成丰富感觉必不可少的因素。正如一串项链，它的夺目光辉还是来源那一颗颗晶莹的珍珠。

细观运生的每一张画，整体的单纯美和强烈的形式感固然使人心旷神怡，而他对于细节的刻画也让人在画前留连忘返。无论是那热带植物林的一草一木，还是那各具特点的人物形象，都刻画得精细入微。芭蕉的多姿、槟榔的挺秀、丛林的茂密……无一不独具性格而呈现出结构的美。对于人物形象结构的关键处，就更为严谨。那一双双具体而又有个性的手和足，充分地显示了作者过硬的写实基本功。除了结构本身的严谨外，又极讲究每一个局部在方圆、大小、黑白、疏密等形式上的对比，故用线虽简练，却经得起在形式美感上的推敲，给人以极为丰富的感觉。

中国民族绘画的主要造型手段是“线”。

假若把重彩比为交响乐的话，那么，白描就是线的独奏曲，线的表现力可以在这种独奏中充分显示它的艺术魅力。

线，首先可以用来表现对象的固有结构，但这绝不是我们民族绘画用笔的主要目的。我们讲线的表现力，其精粹是通过用笔来直接表达作者的感情和情绪。作者在造型过程中，把感情和笔力融合在一起，由于用笔变化而造成的各种线（包括最短的线——点和扩大的线——面）都是作者感情活动的痕迹，这样，作者就直接赋予描绘对象以新的生命。画面上所体现的这种新的生命力，正是作者个性的充分表现。

石涛说：“对花作画将人意，画笔传神总是春。”这也许是中国民族绘画和西洋现代绘画相通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运生同志正是遵循这样的原则融合了中国传统和现代绘画的用线技巧的。

他把饱满的激情凝聚在线内含的力量之中。他的线或刚健、或婀娜、或轻灵、或凝重，无处不表现出他的情绪的搏动。用线的方圆曲直，朝揖变化，无处不与造型的形式美紧密相连。线的总体是单纯而富有韵味的，由于用笔的变化也同样产生极为丰富的感觉。

“造化入画，画夺造化”。夺字最难。画家的职责就是要在“夺”字上各显神通。西双版纳是一个优美的地方，傣族是一个优美的民族，它们是我们祖国一颗绚丽的宝石。只有把“宝石”放在心上，才能识其真美，只有善于表现，才能夺其真美。运生的白描写生，除了给我们一种美的享受以外，不是还可以给我们许多的启示吗！

编者 刘绍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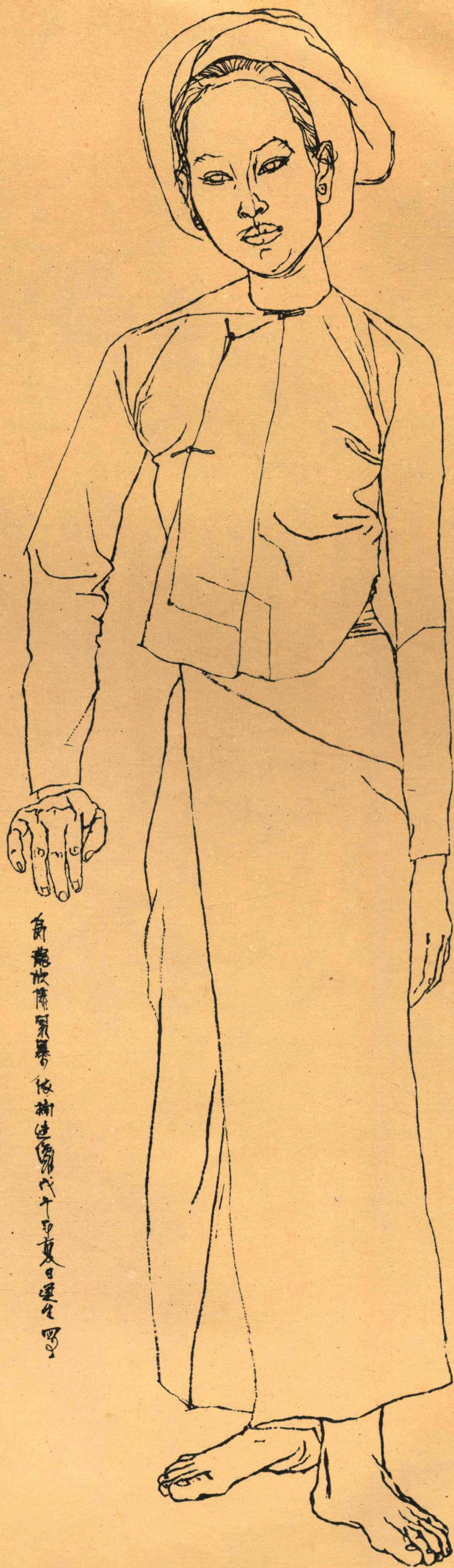
一九七九年二月





以云康康少女時代美觀冠  
 金輿 孟之 侍 易  
 男 平皆贊之  
 逢 潑水佳節  
 常有 護道而來之  
 親友也 世不稱美人  
 侍 易人愛美心切  
 余由版納來孟定  
 感觸尤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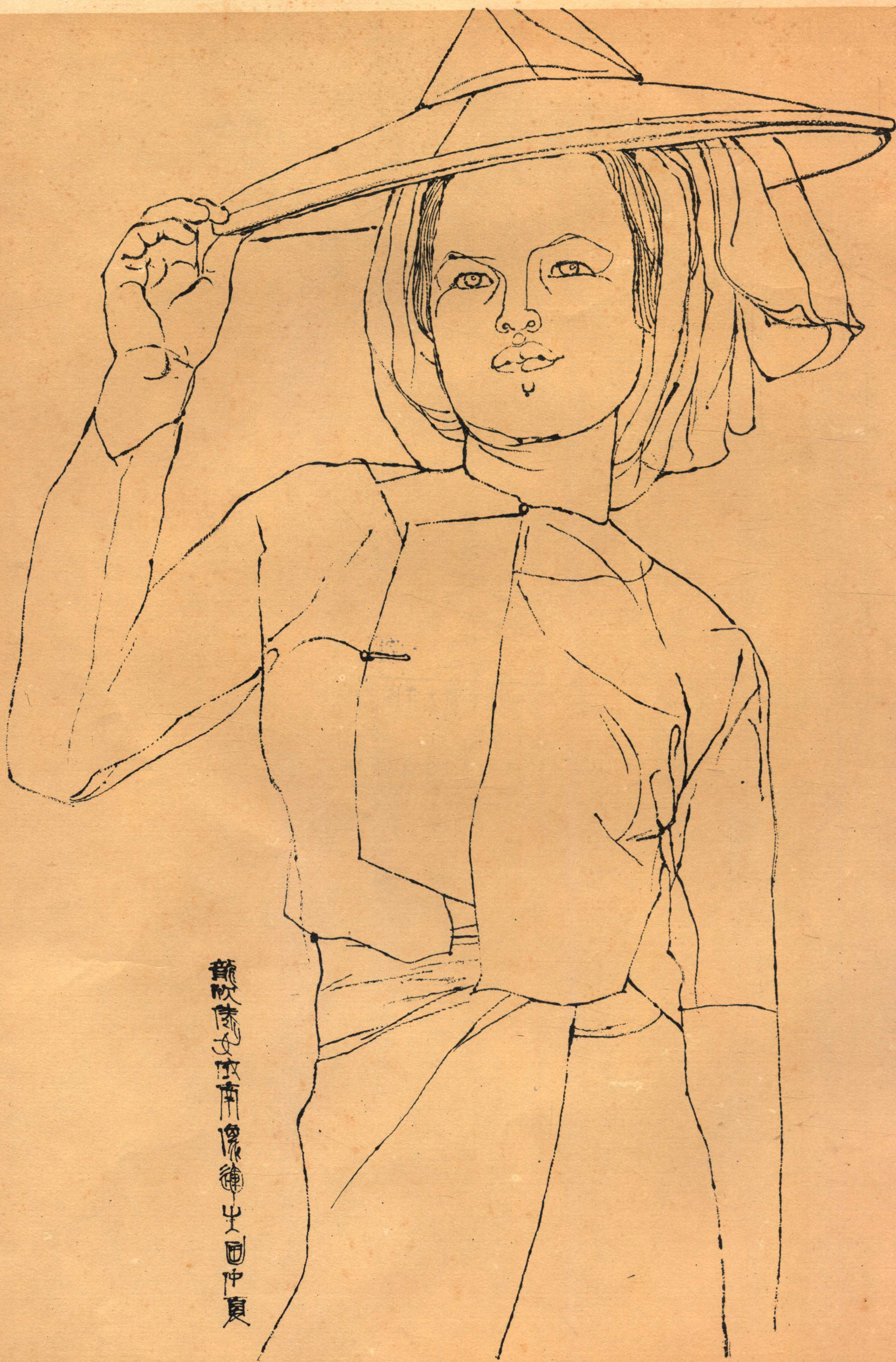
盛興運中



新嘉坡陳寶善 依柳邊邊代平印夏日運生四







蘇吹陸女中南像神生圖中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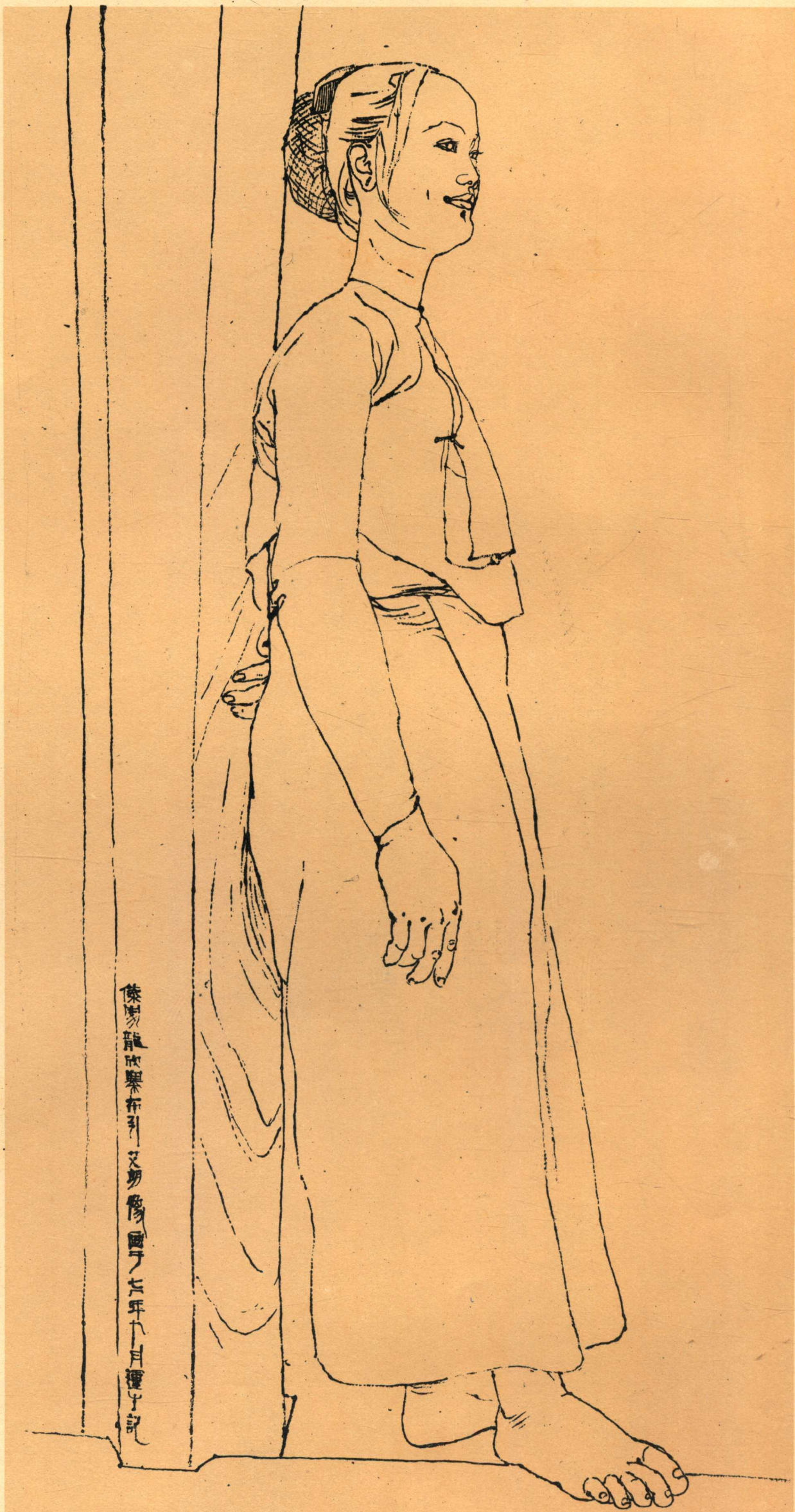
龍欣展依南隱  
丁巳年八月中秋文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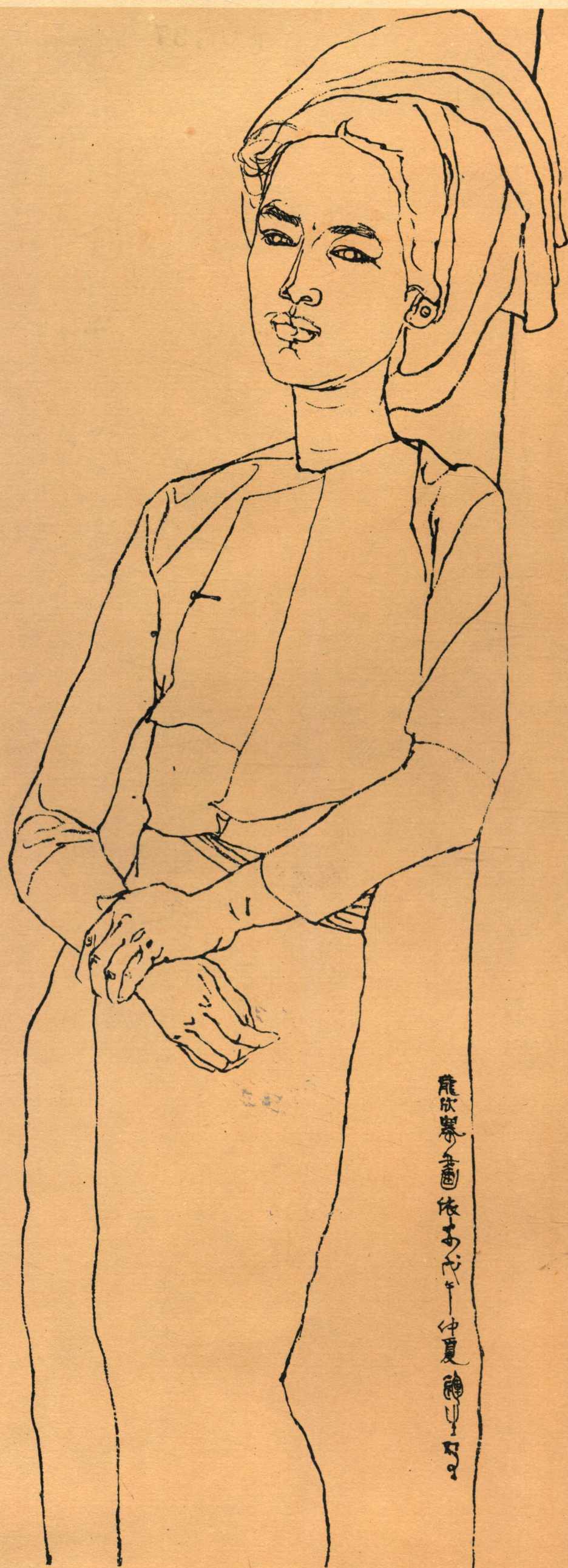
于曼賢画老密寿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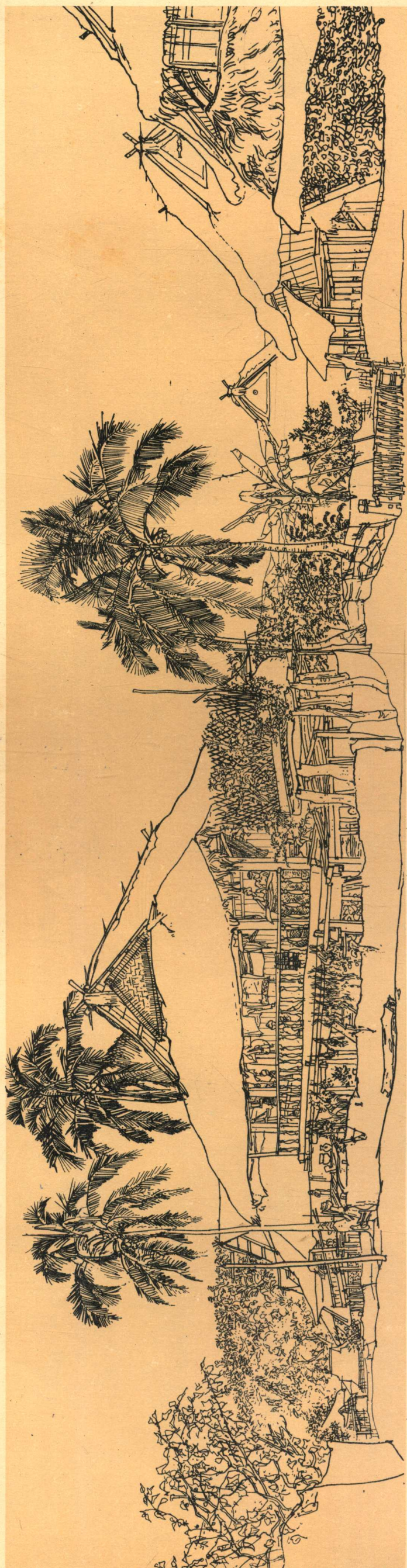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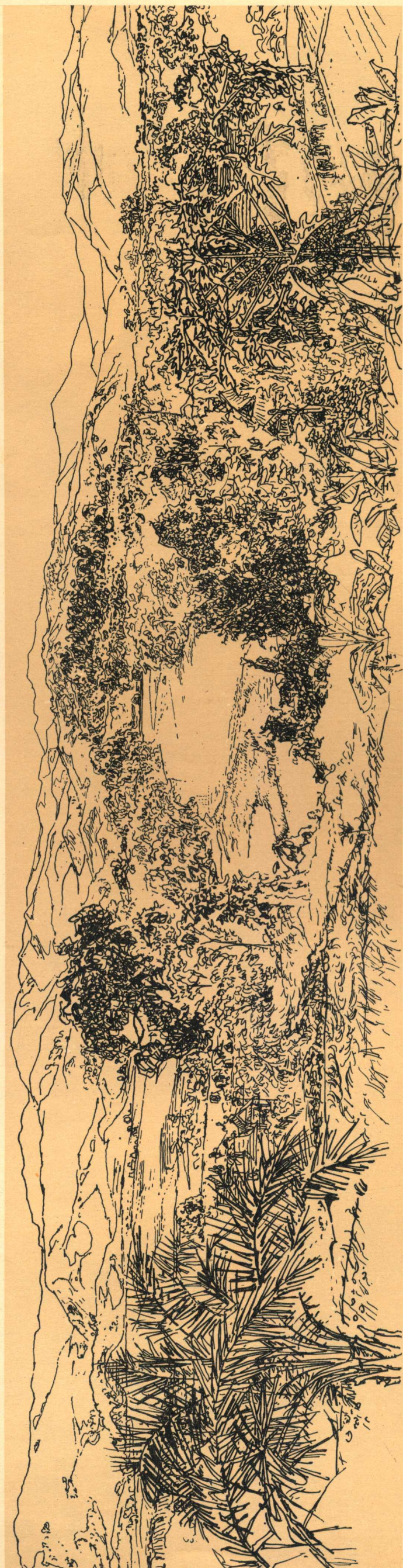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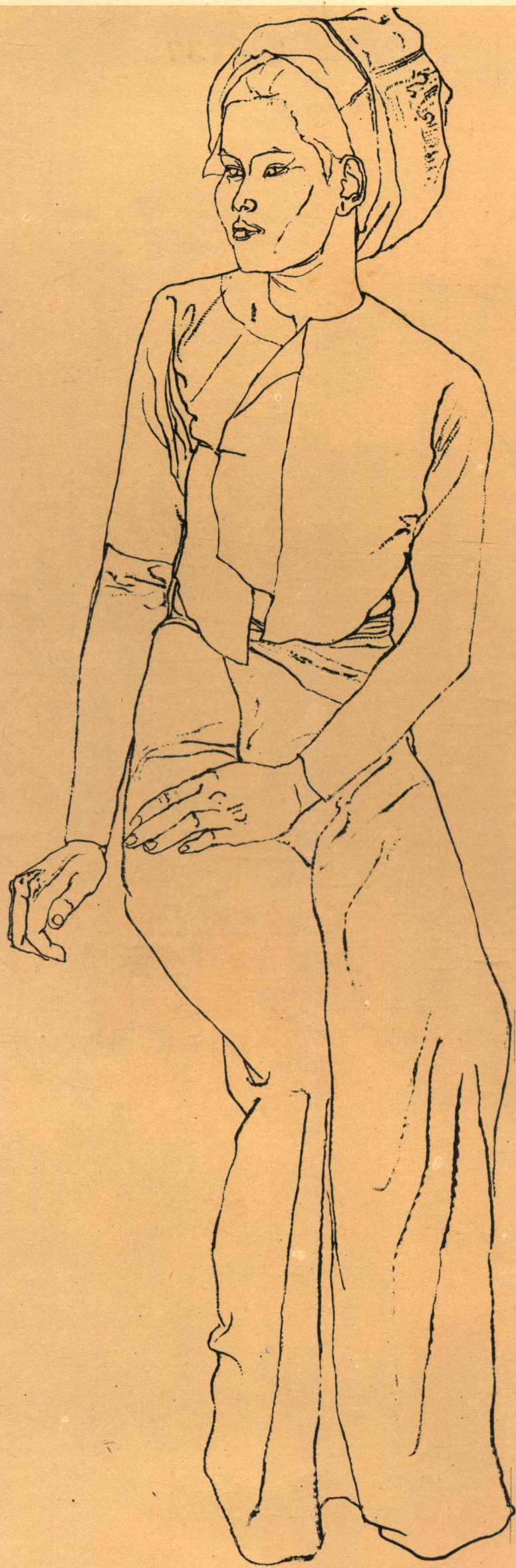
丁巳年  
二月  
十日  
畫



條陽龍欣樂在引又明像圖丁未年八月禮記







畫龍鳳閣家婦女像



鍾廣南傘苗家女小鳳小珍

六拜一十月廿四日